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歸天曹 羊角大仙錦囊計

詩曰：獨騎雕翼抹滄溟，東有天門晝不扃。
晴瀑遙分千澗碧，陰崖俯眺萬山青。
篆煙縹緲籠金殿，絳節崔巍倚玉屏。
借問天尊何事，紫霄深處度黃庭。

卻說元始天尊叫過徒弟來，開了火雲宮的寶元庫，查一查寶貝，看是何如。叫了幾聲，只見一位仙長走將過來，對著佛爺行一個禮，卻又對著天尊行一個禮。佛爺道：「此位仙長是誰？」天尊道：「是貧道第二個徒弟，叫做個魏化真人。」真人道：「師父喚呼，有何法旨？」天尊道：「你與我開了火雲宮寶元庫，裡面的寶貝看是何如。」魏化真人即時開了庫，查了一番，唬得半日不敢走出庫門來。天尊道：「查得何如？」真人不敢隱瞞，只得直說，庫裡不見了四件寶貝。天尊道：「是哪四件？」真人道：「一不見斬妖劍，二不見軒轅鏡，三不見吸魂瓶，四不見引魂幡。」天尊道：「吸魂瓶是真的。」佛爺道：「他還騎著一隻八叉神鹿，也是個指實。」天尊道：「快查後園中的神鹿，看是何如。」只見看園門的行童說道：「是大師父拿去了。」天尊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個孽畜思凡，快叫看庫門的行童來問他，是哪個拿得寶貝去了。」只見看庫門的行童說道：「是大師父拿去了。」只見天門外值符使者說道：「真人跨了一隻八叉神鹿，提了一個水火花籃兒，離了天門，已經一時三刻了。」天尊對佛爺說：「萬望佛爺恕罪，果是貧道部下的孽畜思凡，多有得罪處。」佛爺道：「還是哪位仙長？」天尊道：「是貧道的大徒弟，名喚紫氣真人，他跨了八叉神鹿，離了天門，已經一時三刻。」佛爺道：「正著了『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』，他得了這一時三刻，好不維持哩！但只一件，還相煩天尊的法旨。」天尊道：「既蒙佛爺下顧，貧道敢有推卻？貧道把一件寶貝送佛爺前去，其中自有個處分。」佛爺道：「是個甚麼寶貝？」天尊即時吩咐一位尊者，取出一件寶貝，拿在手裡，說道：「這個寶貝雖則是五寸來高，二寸來圍，就像一個筆筒兒的模樣，其實好大的肚皮，不拘甚麼寶貝，但見了他晃一晃，卻都要歸到他處來。你明日與他交戰之時，收盡了他的寶貝，他自然歸本還原。這是個不戰而屈人兵的陣勢。」佛爺道：「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天尊道：「叫做個聚寶筒兒。」天尊交與佛爺。

佛爺無量生歡喜，謝了天尊，金光萬道，一竟歸到千葉蓮臺，依舊是個長老。到了天明，二位元帥、一個天師，各員武將，哪一個不來請計，哪一個不來問安？徒孫雲谷說道：「師父還在打坐，眼皮不曾撐開。」都說道：「國師好寬心也！」哪曉得他一夜無眠到五更，天宮地府都游遍。未及日高三丈，羊角大仙又來，喊殺連天，鼓聲震地。長老爬起來，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走上岸來，說道：「貧僧是個出家人，你怎麼這等欺人也！」羊角大仙看見長老，高叫道：「你那和尚已知我的本領，何不早早投降？直待我寶劍分屍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說個甚麼分屍，好怕人哩！」仙人高叫道：「我把你碎屍萬段，你才曉得怕人哩！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你這過頭話兒少說些，只怕你今日也有些難為人哩！」羊角大仙聽見長老說他今日有些難為人，就激得他怒從心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掣過寶劍來，望空一撇，那口劍竟奔長老頭上來。長老把個指頭兒指一指，哪口劍就插在在地上。羊角仙人大怒，罵道：「好大膽和尚，敢罵污我的寶貝麼？」叫聲：「無底洞，拿過水火花籃兒來。」即時取出軒轅鏡，又望空一撇，那個鏡竟奔長老身上來。長老把個鉢盂仰一仰，那一面鏡就吊在草裡。羊角仙人看見兩個寶貝都不靈驗，心裡慌了，說道：「敢是和尚添了些本領麼？敢是我自家該倒運麼？」沒奈何，只得拿出那個引魂幡來，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不要走！」長老站著，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出家人走到哪裡去？」羊角仙人把個鹿角上敲了一敲，那鹿走如飛，竟靠著長老相近。仙人把引魂幡到長老頂陽骨上一閃，長老把個禪杖點一點，唬得那只鹿倒走了幾百步，那手幡倒反插在羊角仙人頭上。

仙人收了這些寶貝，心中好惱，口裡不住的念咒，手裡不住的捻訣。只見長老說道：「你那仙長只顧下手別人，別人可也下手於你。」仙人道：「你有甚麼寶貝也拿來出陣，看我怕不怕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可怕我的禪杖麼？」仙人道：「任你打來就是，我怕它怎麼？」長老把個禪杖一擲，擲將去，只見呼的一聲響，一條千尺長的毒蟒把個羊角仙人緊緊的纏起來，就像絞弓弦的樣子。好個羊角仙人，鹿角上敲一敲，連人帶鹿一躍而起，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你說我怕禪杖不怕？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禪杖是你不怕。你可怕我的鉢盂麼？」仙人道：「任你丟將來就是，我怕它怎麼？」長老把個鉢盂一擲，擲將去，只聽呼的一聲響，一片千百斤重的磨盤壓在羊角仙人的頭上，就像波斯獻寶一般。好個羊角仙人，鹿角上敲一敲，連人帶鹿走過一邊去了，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你說我怕鉢盂不怕？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你是不怕鉢盂。」仙人道：「你還有甚麼寶貝，你都拿出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沒有甚麼寶貝，只有你的瓶兒在這裡。」仙人道：「你偷我的瓶兒做甚麼行止？」長老道：「你管偷不偷，只說你怕不怕。」仙人道：「那是我自家的寶貝，我怕它怎麼！」長老道：「你若是不怕它，我也叫你一聲，你敢應麼？」仙人道：「但憑你叫，我怎麼不應？」長老道：「軍中無戲言。」仙人道：「你前日不戲於我，我今日豈戲於你？」長老雖是個慈悲方寸，卻有一般妙用絕勝於人。他把個吸魂瓶兒放在鉢盂裡面，方才高叫一聲：「羊角道德真君哩！」真君隨口答應一聲：「有！」剛應得一聲「有」，連人帶鹿都在瓶兒裡面去了。

長老心裡想道：「雖是仙家，體面上不好傷損他，這早晚離午時三刻還遠。不免也要他一耍，見得我金碧峰不是等閒的主兒。」好長老，把個塞兒塞了瓶口，叫聲：「羊角大仙哩！」大仙在瓶裡應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長老道：「裡面可好哩？」大仙在瓶裡應道：「裡面也好。」長老道：「你今番可怕哩？」大仙在瓶裡應道：「有甚麼怕也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可要出來哩？」大仙在瓶裡應道：「我要出來怎的也？」原來羊角大仙嘴硬，實指望瓶底上有個眼兒，只要一鑽就是。哪曉得金碧峰是個心細的，曉得瓶底上有些舊病，把個瓶兒又座在鉢盂裡面。羊角大仙在裡面撮撮弄弄，弄不通了。叫個鑽之彌堅，上天無路。長老拿著瓶兒在手裡，覺得裡面有些費周折了，又叫一聲道：「羊角大仙可在裡面哩？」大仙在瓶裡應道：「我在裡面也。」長老故意的嚇他一聲道：「羊角大仙，你再一會兒好出來賣鹿脯哩！」大仙軟了些口，說道：「但憑你罷了！」

長老本是個慈悲方寸，又且仙家分上，故意的把個鉢盂拿開了，單打的單一個滑瓶兒拿在手裡。長老就覺得倒輕了些，叫一聲：「羊角大仙哩！」只見羊角大仙跨著一隻八叉神鹿，手裡拿著一桿一尺二寸長的黃旗兒，纏著長老轉了轉，口裡狠著一聲道：「我在瓶外哩！你不看見我麼？」長老早知其意，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倒放鬆了你，你就來恩將仇報也！」連忙的把個九環錫杖點一點。只聽忽喇喇一聲響，將一個無大不大的石井圈兒在長老面前。長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就把個石圍兒來圍我哩！」大仙道：「好和尚，你偷得我的寶貝，反來害我，我偏然不怕。我把這等一個小圈兒奉承你，你怎麼怕的狠哩？」長老道：「你說我怕，我不如和你結果了他罷！」好長老，舉起個九環錫杖，輕輕的照著井圈兒敲了一敲，只見井圈兒渾身火爆，撲的一聲響，響做了兩半個。

羊角仙人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賊禿，敢這等無禮，損傷了我的寶貝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你來，我教你吃我一劍！」掣過劍來，望空一撇，口兒裡念著，手兒裡捻著，實指望這一劍斷送了這個和尚。哪曉得今日的和尚，又不是昨日的和尚，只見他把個偏衫的袖兒晃一晃，那一口劍竟飛到他的袖兒裡面去了。羊角仙人見之，吃了一大驚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是個甚麼法兒？」我這口劍是我師父的斬妖劍，百發百中，縱不傷人罷，哪裡有個跟人走的道理？」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你怎麼把我的劍袖了去？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非是我袖它，卻是它來袖我。」羊角仙人連忙的把個軒轅鏡兒念念咭咭，著實的望空一撇，那個鏡兒竟奔著長老身上來。長老又把個袖兒晃一晃，那面鏡也飛到袖兒裡面去了。

羊角仙人看見去了斬妖劍，又去了軒轅鏡，心上慌了，暗想道：「沒有了這寶貝，怎麼轉得東天門？怎麼得朝元？怎麼得正

果？」把個鹿角上左敲右敲，敲得只八叉神鹿飛上飛下，他騎在鹿背上就勝如騎在老虎背上。長老曉得他的意思，卻又對他一聲說道：「大仙，你水火花籃兒裡面還有寶貝沒有？」把個羊角大仙激得怒髮如雷，高聲罵說道：「好賊禿，你欺負我沒有寶貝麼？我今日和你做一場，不是你，便是我。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一個出家人有甚麼做得！」羊角大仙驕驕而走，走近長老身邊，把那一手小令字旗兒照著長老的頂陽骨上一閃。長老把個袖兒晃一晃，那手旗兒又走到長老的袖兒裡面去了。把一個羊角大仙就唬得魂不歸身，那曉得是個聚寶筒兒。心裡想道：「原來這個和尚好大來歷也。這些寶貝，除是我師父元始天尊才用得它，才收得它。似此之時，這和尚卻不與我師父齊驅並駕？好怕人哩！」心裡又想道：「我在金蓮寶象國誇口一場，豈可就軟弱於他？」只得赤手空拳，勉強支起一個虛心架子，高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你把我的寶貝都騙了，你敢何如我麼？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是個出家人。有甚麼何如於你？」仙人道：「你再不要把那個『善哉』二字來誑人。你即是善哉善哉，怎麼把我的寶貝都騙了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是我騙你的，我為你收了，勸你歸山去罷！」仙人道：「我歸山，我自歸山，怎麼把你挾制得我歸山？」長老道：「說個甚麼挾制。自古道：『好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』你去罷。」羊角仙人當初說了大話，到如今收拾不來，故此只是一個不肯去，硬著嘴說道：「我不去，你敢叫人拿我麼？」長老道：「拿你就不好看相。」仙人道：「你便拿我，其奈我何？」長老心裡想道：「不唬他一唬，他到底不肯認輸。」好長老，把個腳下的僧鞋梭了幾梭，只見偏衫袖兒裡面走出一班小和尚來，大略只有一尺二寸來長，一個個光著頭，一個個精著腳，一個個一領小偏衫，一個個手裡一根鐵界方，照著羊角仙人腳跟上打。一伙小和尚也不計其數，把個羊角仙人打慌了。仙人也沒奈何，只得騰雲而起。長老道：「你去了罷。」羊角仙人說道：「受了你這等的欺侮，豈肯甘休！我怎麼就去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師父叫你去了罷。」羊角仙人道：「你這說謊的和尚，哪一個是我的師父？」長老道：「元始天尊不是你的師父？」仙人看見扞實了他，老大的沒趣，只得強口說道：「就是我師父，他不在這裡，也不奈我何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師父叫你去了罷。」仙人道：「你這和尚又來說謊，哪一個是我師弟？」長老道：「魏化真人不是你的師弟？」仙人看見他露了相，越加慌張了，只是沒奈何，仍舊強著口說道：「就是我師弟，他不在這裡，不奈我何！」長老道：「你說不在這裡，那前面的是哪個？」唬得個羊角仙人把頭一起，開眼一瞧，果真的雲裡面是魏化真人。魏化真人說道：「師兄快轉火雲宮裡去，師父在那裡發激哩！」羊角大仙道：「我還有寶貝不曾得來。」魏化真人拿著個聚寶筒兒在手裡，說道：「已歷還你的寶貝。」平白地逼勒個羊角大仙，一天妙計難尋路，八面威風沒處施。羊角大仙好難處哩！將欲不去，違了師命，不得朝元；將欲去了，便饒了和尚，辜負了姜金定。卻還是朝元正果的心勝，只得把個鹿角上敲一敲，騰空而去，口裡恨兩聲說道：「和尚機深，不中相交的。」一面騰雲而去，一面差下一個急腳鬼，把三個錦囊計送與姜金定，教他依計而行，自有安身之策。

卻說無底洞看見師父騰起雲來，連忙的吆喝道：「師父帶我去哩！」師父道：「你快來。」剛剛的騰起雲去，早被一個一尺二寸長的小和尚一鐵界尺，打翻了在地上。徒弟不得師父到手，師父也顧不得徒弟，這叫做夫婦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姜金定得了三個錦囊，看見事勢不諧，化作一道火光而去。金碧峰一手一個鉢盂，一手一根禪杖，就像一個化齋吃的和尚，慢騰騰的轉到寶船上來，只見二位總兵元帥，一位天師，各各武將，各各謀臣，雖不見長老鞭敲金鑼響，這些人也齊唱凱歌聲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多謝國師佛力，莫大之功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是個出家人，也只是勸解他一番，有個甚麼功績？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國師前日吃他的寶貝許多苦，怎麼今日又收了他的寶貝？」長老卻把個東天門元始天尊的始末，細說了一遍。眾位都說道：「多虧了國師佛力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受了朝廷的敕旨，不得不然。」王尚書道：「原來這個羊角大仙就是紫氣真人。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王爺道：「卻是個有名神道，故此猖狂。」馬公道：「只怕他去了還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朝元正果倒不要緊，尋非爭鬧倒要緊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一尺二寸長的和尚帶著無底洞來回話。長老道：「跪的甚麼人？」小和尚道：「弟子是阿難使者，帶得無底洞來回佛爺爺的話。」長老道：「阿難迴避了罷。無底洞，你站起來。」無底洞說道：「不敢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麼？」無底洞道：「小的是羊角仙人的徒弟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怎麼會三頭四臂，三丈金身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非干小的之事，都是師父教的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原來是個甚麼出身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小的是個漏神出身。」長老道：「怎麼叫做個漏神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掠人之財，滅人之福，妒人之有，竊人之多，如世上的漏卮一般，故此叫做個漏神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是個漏神，怎麼又來出家做徒弟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只因這如今世上漏神出得多了，漏不到那裡去，故此弟子改行從善，拜羊角大仙為師。」長老道：「改行從善，這是你的好處。我還問你，你羊角洞裡還有個行童叫甚麼名字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那是小的的師兄，叫做個有底洞。」長老道：「他原是哪個出身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他原是個看財童子出身。」長老道：「怎麼叫做個看財童子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不怕餓死飯不吃，不怕凍死衣不穿。看著這個銅錢，一毛不拔，故此叫做個看財童子，一名守錢奴兒。」長老道：「他做他的看財童子罷，怎麼也來出家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他枉看了這一世財，不得一毫受用，如今省悟過來了，故此出來出家，拜羊角大仙做師父。」長老道：「也好個如今省悟過來了。我還問你，姜金定哪裡去了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適來俺師父上天之時，又差下一個急腳鬼，送了三個錦囊計交與他。他得了錦囊計，他就化作一道火光，火圍去了。」長老道：「你也去罷。」無底洞道：「小的到哪裡去？」長老道：「你還尋你師兄一同去修行罷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這個三頭四臂的鬼王，他前日臨陣之時，唬嚇我們軍兵，莫大之罪，軍中有功者賞，有罪者斬。不斬，蕭何法不行。怎麼可放他去呢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是個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今日只是上為朝廷，下為元帥，不得已方才拿住此人。況兼他是個改行從善的，又還有一個師兄在洞裡，朝夕懸懸，怎麼說個壞他。阿彌陀佛！看貧僧之面，饒了他罷！」馬公道：「放了他去，他明日又同著姜金定撐出那一副鬼臉子來，那時節悔之晚矣！」長老道：「饒他還來，還在貧僧身上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看我國師金面，饒了你去。你只好去說法聽經，再不可裝那神頭鬼臉。」無底洞拜謝佛爺而去。老爺道：「羊角仙人雖去，姜金定又得了甚麼錦囊，這個金蓮寶象國幾時收服得？」長老道：「寬容一日，看他怎麼樣來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到：「姜金定又來討戰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果中學生之計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告便，但憑元帥調兵遣將就是。」元帥即時傳下將令：「誰敢披掛出陣，殺退姜金定？」將令一出，班部中閃出一員將官來，鐵襖頭，紅抹額，皂羅袍，牛角帶，手裡拿著一桿八□四斤重的狼牙棒，座下騎著一匹烏錐千里馬，原來是征西前哨副都督張柏。披掛未了，班部中又閃出一員青年將官來，束髮冠，兜羅袖，練光拖，獅蠻帶，手裡拿著一桿丈八神槍，座下騎著一匹流金馬瓜千里馬。原來是金吾前衛應襲王良。兩員大將，兩騎駿馬，兩樣兵器，一齊殺出陣來。只見荒草坡前擺列著千百隻有頭、有角、有皮、有毛、有蹄、有尾、黑菱菱的水牛，成群逐隊，竟奔荒草坡前。有一篇《牛賦》為證。賦曰：

嗟乎！物之大者，狀若垂天之雲。《禮》稱三月在滌，《詩》云九□其牛享。歧蹄者天，穿婁者人。或衣繡而入太廟，或羊郭鼓而正三軍。爾牛來思，其耳濕濕。鼯鼠既忌於見傷，風馬亦知其不及，扣角伸寧戚之困，燒尾救田單之急。或為軍事之占，或示農耕之候。異彼髦頭，寧為雞口。晉武以青麻彰德，何曾以銅鈎被奏。至於傷勿改卜，用犢貴誠。或捩角而不售，或割肉而復生。幸劉寬之量遠，羨魯公之政行；多郭舒之寬恕，慕朱冲之不爭。中尉則駕之者赤，桃根則獻之者青。王愷既聞其八百，苟唏亦稱其千里。雖有雙箸，且無上齒。別有得於文山，放之桃林。木則饋糧，石則便金。設以木畜衡，養之牢筴。愚公畜牛亭於齊山，百里載鹽於秦國，禰祭乃東鄰之殺，無妄見行人之得。袁宏見諷於羸牛亭，華元應嘲於有皮。遺布既因於王威，置芻亦見於羅威。復有職人掌芻，封人供藁。彥回靡恃於墜井，虛愷不烹而衰老。或償於豚上，或置之樹柯。詹何既識於白蹄，葛盧亦辨其三犧。肅慎占之而入貢，弦高用之而犒師。別有盆子主之以建業，光武騎之以起兵。或為夢於蔣琰，或見解於庖丁。觀其豫章挈絹，蒲鞞掛書。白則識李冰之綬，青則駕老子之車。季知一搏而思過，江酒但飲而無芻。又有蹋石成花，塗泥求雨。或行詐而玉帛，或華長而殺御。即擔矛而棄犢，亦結陣而卻虎。至若置於盆寮，老在牢闌。角不失於三色，香獨稱於四膏。遇夔致問，喘月辭勞。稱精鑿者薛公，習遺書者晉祖。既曰不能執鼠，又云難以逐兔。成牛弘之寬厚，顯盧昌之仁恕。至於千足而富，夜鳴則晒。顧憲仲文，臧決獄而人服；時苗羊氏，並居官而犢留。又有程鄭江竭，婁提谷量。望氣知北夷之驗，卜兆為司馬之祥。若乃嘉彼柔謹，哀其艱棘。

或蹊田而見犢，或洗耳而為辱。丙吉已勞於問喘，龔遂更懲於佩犢。周官分職，牛人乃主於牽傍；留寶諸賢，和嶠亦勤於刺促。正是：春暖饑餐原上綠，山深渴飲澗邊清。幾番潦倒斜陽後，高臥南山看月明。

卻說荒草坡前擺列著千百頭野水牛，姜金定撮弄撮弄，弄得一頭牛背上一個小娃子，一個小娃子手裡一條絲鞭。姜金定騎在馬上，念一念，喝聲：「走！」那些牛就望前走。喝一聲：「快！」那些牛就走得快。南朝兩員將官陡然間看見，吃了一驚。王良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出處？」張柏道：「這不過是個田單火牛之計罷了。」王良道：「我和你蠻殺他娘。」張柏道：「為將之道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倘有疏虞，貽禍不小。」王良道：「這決是那羊角道德真君的詭計，哪裡真是個牛？」張柏道：「假做的牛哪裡有這等英勇活泛？」王良道：「快擂起鼓來。」一聲鼓響，兩員將官左右雙上。只見那些水牛單奪狼牙棒張柏。張柏雖是力大心雄，怎麼奈得這一群千百頭牛何，致使敗陣而歸。姜金定得勝而去，說道：「多虧了師父，又助我這一陣也。」

卻說兩員將官歸來，一個受傷，一個平過。元帥道：「好古怪哩！兩員官一齊出陣，偏牛就趕著這一個，這是個甚麼緣故？」即忙去問國師。國師道：「但問天師便知端的。」元帥又去請問天師。

不知天師有何高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